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三十七回 和尚蒙冤死不瞑目 豔女懷春語態傳情

綠袍僧手捧著這對玉石小鴛鴦，他心裡在琢磨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難道說桃花女真看上我了嗎？不能呀，不能。這是太師府，不可輕舉妄動啊。萬一弄夾生了可不好收拾。」當時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：宋朝有個文學家叫蘇東坡，他有個好朋友金山寺的長老叫佛印。他們倆人經常在一塊題詩對對，是好朋友，這一天蘇東坡和佛印在一起喝酒。蘇東坡就問他：「長老啊，你修煉到什麼程度了？」佛印長老說：「我呀，我是心不揚波，萬念俱灰呀。」「啊！」這和尚喝多了，躺床上睡了。蘇東坡就給他派了個絕色女子，這個絕代佳人就躺在佛印和尚身邊。等和尚一睜眼，看身邊躺著一個絕色女子。佛印說：「你快起來吧。走吧！你怎麼躺到我床上？」這個女子就說了：「我是蘇學士派來的，到這來陪你。」和尚說：「我不要你陪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」這女的就哭了。說：「我要走了，回去沒法交代。」這和尚說：「你別害怕，我給你寫一首詩你帶回去。你們的老爺不會怪罪你。」和尚寫的這四句詩是：「昨夜酒醉臥床眠，不覺琵琶在身邊，寄語翰林蘇學士，不曾撥動一根弦。」綠袍僧就把這件事想起來了。我是出家之人，我可不能隨隨便便貪戀女色。當然了，過去我很荒唐，我也戀過美色，現在我可不敢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可是這和尚，第二無一天也沒吃飯，他光琢磨這件事。

天黑把燈吹了，躺在床上他翻過來掉過去也睡不著覺。桃花女那個小模樣，總在他腦子裡來回直閃。「唉呀，彌陀佛。」
「嘩啦，嘩啦！」

「哼？」老和尚一聽窗戶台那個窟窿又有動靜。他仔細一看，外邊有個人影一晃沒了。他趕忙起來，把燈點著了，外邊飛進一個紙條來。這紙條誰塞的？趙玉用左手寫的。怕正手寫他們認出來。綠袍僧把這紙條拿過來借燈光一看，上面寫著兩句話：「月照西牆外，半夜三更來。」彌陀佛，綠袍僧，了然哪了然！這回你的琴弦亂了。

這和尚忍不住了。桃花女一而再再而三。這個紙條的意思是，今天晚上叫我去呀。這也是上門的買賣。不得不做了。了然難道你真有這一步豔福嗎？我得去呀！老和尚在屋裡等了一會幾，約摸差不多了，重新又洗洗臉，又抹點雪花膏，怕人姑娘嫌他呀。和尚收拾完了，他推開門出來了。老和尚出了東跨院，來到了西跨院。桃花女就在西院裡住著。這都是蔡京的心腹嘛。趙玉早就走頭前來啦。桃花女那個門趙玉早給撥拉開了。趙玉他的能耐雖說跟金針八卦左良左雲鵬他師爺爺學的，他跟他爹爹也學了小小東西。他爹爹趙華陽人稱是江南神偷，專門是偷富濟貧。所以趙玉把這門撥拉開，桃花女在裡邊一點也沒聽見。趙玉在這兒早就安排好了。一聽腳步聲，知道綠袍僧來了，趙玉就躲到房上去了。趙玉這個樂呀，「老小子，你不是監視我呀，我先把你給收拾了。」

準備好了，老和尚高抬腳，輕落足，就來到桃花女的房門外。他低低的聲音來到門前，用手一推門。「吱鈕」，這個門可就開了。和尚心裡樂了，「這是有意在等我呀！若不然這門怎麼沒門呢！」老和尚推門就進來了。用手慢慢地把門又給關上了。他就奔那個紅羅帳來了。他一邊往前走，一邊小聲地說話：「蔡小姐，我來了！」他上前一撩這紅羅帳，這個腦袋剛往裡一鑽，「啦！」桃花女那是練武之人，他推門一進來，桃花女就聽見了，一看一撩紅羅帳鑽進個禿腦瓜來。桃花女這一巴掌打到和尚腦袋上，「啪」的一下子。把和尚腦袋打的「噲」的一聲。「彌陀佛。小姐是我呀！」「好啊！什麼人？哪來的強盜？來人啊！有人要行刺小姐！」說著話，桃花女縱身起來把燈就點著了。

這陣桃花女穿著一身睡衣，腳底下蹬著睡鞋。由牆上就摘寶劍。綠袍僧上前一抱腕：「小姐，不是你叫我來的嗎？可不要聲張。」正這時候，住在旁邊的丫鬟，婆子就全起來了。「喲！怎麼著，小姐屋進去人啦。」這一吵吵，蔡京府裡不少護院打手，「噼噼撲撲」就進來十來個。桃花女趕緊把衣服穿好，鴛鴦寶劍插到背後，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直咬銀牙。「啪啪」又給和尚幾個嘴巴。「綠袍僧，了然哪了然，我爺爺剛封你的官，你就忘乎所以啦。今天晚上要找我的便宜，仗仗我是練武藝的，要是別的女子就被你沾污了。你這老禿驢，你出家之人忘記了三規五戒，我要你的命。把他給我綁起來！」

「小姐，這你就不對了。不是你叫我來的嗎？」

「你胡說！」上前把和尚就綁起來了。

這一綁和尚，趙玉在房上也跳下來了。奚金哥、奚銀哥也來了。蓋世英、南烈門全來了。蓋世英、南烈門全是了了的好朋友。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活不了啦。了然哪了然，你辦的好事。快把我爺爺叫起來，給我出氣，給我報仇啊！」

蓋世英說：「小姐，先別著急。怎麼回事？」綠袍僧這臉也是一陣陣發燒。彌陀佛！我這是何苦來的。再說你這丫頭也不能出爾反爾，豬八戒打敗仗，倒打一耙呀！是你把我叫來的。老和尚一想，現在把我綁起來了，我全身是口也難分訴。蔡小紅跑到後面把蔡京就叫醒了。「爺爺呀，你給我作主啊，我可活不了啦，我不能再做人啦，我沒臉再見人啦。爺爺……」

蔡京就起來啦。一問大致情況，也氣夠戩，在書房坐下，把綠袍僧帶來吧。綁著綠袍僧，蓋世英、奚金哥、奚銀哥連趙玉一塊都進來了。蔡京一想，這什麼好事啊，聲張出去對我也不好看哪。蔡京這陣兒臉也氣白了，五官也挪位了。他強壓著心中的怒火。

「了然哪！」

「太師爺！」

「今天晚上你怎麼跑我孫女的屋裡去啦？你知不知道這是閨房啊？」

「彌陀佛！」

「你別念佛啦！你沒想想你多大歲數嗎？你現在已經接近半百啦。別說你這麼做，你就是這麼想，你不覺得可恥嗎？」

蔡京他心裡有數啊。他知道他府裡來的這幫人本性不好，目前只不過是利用他們而已！蔡京還不敢太說多了。他知道蓋世英和南烈門都是綠袍僧了了的朋友。蔡京說：「了然哪，七情六欲人皆有之，可你也不能過於放肆，這是我孫女啊，我是當朝的太師，你如此妄為，把老夫放在何處？」

「太師爺，您別生氣。我了然年輕的時候，是荒唐過。不過我對你孫女是尊敬的，今天晚上這件事，是你孫女桃花女她叫我去的，她平時在調戲我。」

「你胡說，你純粹是胡言亂語。爺爺，快把他殺了。」

「別著急。」蔡京今天晚上也審花案啦。「了然哪，你說我孫女桃花女蔡小紅叫你去的，拿出證據來。你說出來個一二三。」

「我當然有根據，也有證據。石三郎，我綁著哪，你們在我身上掏吧。左邊這個兜裡有她給我的小手絹。」

趙玉在他的兜裡把桃花女那個小手絹拿出來了。蔡京一看小粉手絹繡著一朵桃花。桃花女說：「那是我的手絹倒不錯，什麼時候丟的我也不知道，難是他給我揀去啦！」

「了然哪，就這個手絹就證明桃花女調戲你嗎？」

「她給我的。在窗戶眼給我塞進去的。」

「爺爺，沒有那麼回事！」

了然說：「還有一對玉石小鴛鴦，那個玉石鴛鴦啊，也是她從窗戶眼給我塞進去的。來，在這個兜呢，給我掏出去。」趙玉又給他拿出來啦。

「這是她第二天給我塞進去的。那一對鴛鴦那是很有意義的，我一想在一不能再二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老和尚又讓趙玉在他身上把那紙條拿出來了。「看著沒有，這紙條就是她今天晚上給我寫的，『月照西牆外，

半夜三更來』，她叫我來的。我去了，她又吵鬧起來。太師啊！我弄不明白，桃花女是有病，還是怎麼回事。當然了，我了然是千不該，萬不該，這麼大歲數，我不應該去。這個我願負罪。但是桃花女她這樣做。是不是陷害我綠袍僧了？然哪！我沒感覺到哪方面得罪她呀！」

桃花女聽到這兒，眼眉都立起來啦。這眼睛都氣紅了，手全哆嗦啦。「了然哪了，你純屬是滿嘴胡說。你假造證據污辱我的名譽我要你的命。」拿著寶劍就給綠袍僧一下子，紮到肚子上了。「撲！」「咕通！」綠袍僧倒下了。

「唉呦！」蓋世英和南烈門趕忙來到跟前，「了然和尚，了然和尚！」

了然最後一息又說了一句話：「給我報仇啊！」綠袍僧死了。

了然和尚已然絕氣身亡了。蔡京剛才剛想喊住蔡小紅，可來不及啦。那寶劍多快呀。蔡小紅抽出寶劍，在鞋底上蹭蹭血跡，把寶劍插到背後，「禿驢，你早就該這個下場！」奚金哥也在旁邊起鬨，「和尚怎麼能做這個事呢，早就該死。」蓋世英看了看奚金哥，什麼話沒說。蔡小紅站在蔡京身邊還耍嬌，「爺爺呀，我活不了啦，我怎麼做人啊？」

「唉，算啦，算啦！人已經死了，這不算出了氣了嗎！」

蔡京把那個紙條拿東看了看，這筆跡根本不是他孫女寫的。誰乾的呢？準是和尚他瞎划拉的。老和尚我看他色膽比天還大。在我的眼皮底下敢胡作非為。「來呀，把死屍葬埋起來吧。蓋寨主，天還沒亮呢，快休息去吧。」

「遵命。」蓋世英、南烈門兩人心照不宣，他們都在想著這件事。趙玉可高興了。

第二天，趙玉吃完了晚飯，在花園這兒正練拳呢。桃花女在西跨院出來，站到趙玉的跟前，「好！真不錯！練功呢？」

趙玉趕忙站住。「啊，是蔡小姐啊！」

「練得真不錯，不累嗎？請到我的屋裡頭歇一會吧。」

「我不去啦，到我屋裡去歇著吧。」

「幹什麼不去呀？」

「我不敢去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呢？」

「不是別的意思。這是你的閨房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怎麼能到您房中去坐呢！」

「你可能想多了吧！綠袍僧了然，他是個什麼東西，你是個正人君子，到我屋裡坐一坐，能有什麼呢，誰敢說別的。那麼說你對我有什麼看法嗎？」

「不，小姐，行得正，走得端，一身正氣。小姐是好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請到我屋坐一會兒唄！我那有茶，是剛沏的，走吧。」

「好，多謝小姐。」

趙玉心想，我就想跟你套近乎，我跟著你、盯著你，為找麻亞裡。找著麻亞裡，老周家也可以報仇了，蔡京也暴露了。趙玉跟著桃花女就進了屋了。「來，喝茶吧！要餓了，這還有點心。」

「不，我不餓，剛吃完飯。」

「石三郎，你武術真不錯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。跟您比還是望塵莫及呀。」

「唉，您太客氣了。石三郎哪，您今年多大歲數了？」

「我十九啦。」

「我今年十八，比我大一歲。別看比我大一歲，您可比我成熟多了。」

「不，我不行，我還是油梭子發白——短煉。」

「得了吧，您太客氣了。石三郎，看您這個年齡，您早就定親了吧？」

「沒有。我在華山學藝，奉師命下的山，到這兒給太師爺進來一張畫。為訪真主我不就留到太師府了，我哪也沒去，怎麼能定親呢。」

「將來誰要是嫁給你可是有福的。你這個人長了一個福相。」

「是嘛！」

「誰要是嫁給你，這姑娘她是有眼光的。」

「我呀，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成親呢。因為我現在要保太師爺起手，推翻大宋江山，我得乾出一番事業來，將來再娶妻，這叫先立業後成家。」

「看起來你對我爺爺還是一片忠心啊。我要將來找一個能象你這樣的，那該多好啊！」

「桃花女，你真會開玩笑。」趙玉他心裡明鏡似的，假裝不知道。「蔡小姐，我不想多待了，我也喝了一碗水了。告辭了。」

「再多坐一會兒唄！」

「小姐。說實在的，我高攀不上您哪。您是光交上層人物，我剛到太師府還不久，我是一個平民老百姓。」

「你什麼意思啊，我交什麼上層人物了？」

「象那奚金哥鑽雲燕子，還有那外國軍師叫麻亞裡。那天晚上我看著你陪著麻亞裡出去啦，一會兒就找不著了。」

「唉，你想到哪去了。奚金哥我不希搭理他，他是什麼人哪，我瞧不起他。麻亞裡呀，是我爺爺叫我這麼做的。我跟他也沒有什麼共同語言。我爺爺叫我每天給他送飯。」

「麻亞裡的飯還得你送嗎？」

「可不是怎麼的，真麻煩。麻亞裡他是個很重要的人物，我爺爺說了，他跟蓋世英不一樣。蓋世英他會武術啊，麻亞裡不會武怕出危險，就在我們府裡住，人心隔肚皮，辦事兩不知。得小心點。他是用得著的人，得好好保護他，不讓他出頭露面，就把他藏到後面那個兩層樓上了。那個樓就在後院，我爺爺藏書的樓，根本不住人。麻亞裡現在就住在那上邊。」

「啊！那好吧，小姐，我走了。」

「坐會兒唄。吃完晚飯了，咱們沒事說說話，多開心哪。」

外頭有人說話，「小姐，我可以進去嗎？」

「是韓四嗎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進來吧！」

韓四爺進來了。提著大食盒，「小姐，飯送來啦！」

「好，你去吧。」

「好，我走了。」韓奎出去啦。

趙玉趕忙站起來，「蔡小姐，我告辭了。您送飯去吧。」

「你跟我一起去吧，還是個伴。」

「那多不好哇，這飯得您送。我跟去，不能有人說閒話嗎？」

「唉，誰敢。他們誰要是敢說閒話，把嘴給他撕碎了。走吧，跟我去吧。」

「小姐，那我就跟您作伴。這食盒我提著吧。」趙玉他巴不得能到後邊去看看麻亞裡到底在哪。

他給提拉著食盒，桃花女背著寶劍，趙玉拿著亮銀棍。他們在房中出來，往前走，進了個月亮門，再往後邊走，有人就喊話了
「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！」

「小姐呀！送飯來了。那個是誰？」

「石三郎。」

「那你們過去吧。」這裡頭好幾道卡子，黑忽影裡埋伏著小少人。趙玉問桃花女：「小姐，這裡有多少人保護麻亞裡？」

「呀，有二百多人呢！」

「不會出事嗎？」

「不會的。不單說院裡埋伏這些人，這個樓的外面是個大衛衙，衛衙裡兩邊都下著卡子，也有不少人埋伏。怕他們狀元府的跑這兒搗亂來，要行刺麻亞裡怎麼辦哪。我爺爺加了萬分的小心。不能出事，你跟我來吧。」趙玉一想看起來他們戒備森嚴哪。把麻亞裡看得非常重要。眼前就來到樓門了。這個樓樓梯是衝當院的，兩旁有四個人拿著刀，把守著。「是小姐嗎？」

「是我。今天送飯有點晚了。你跟我上樓吧。」

「我不上樓了，小姐您先上樓吧。」